

语文学的精神是什么

苏杰

东西方是不同的世界，古代和现代也是不同的世界。通过学习古代的语言文字以达成对古代的了解，就是语文学。西方所谓语文学，本来指的就是这个。穿过空间隔阂去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的路径，是近现代的引申用法。中国的朴学与西方的语文学在细处容或不同，但在总体精神上是一致的。

沈卫荣先生新近出版的《回归语文学》一书，收录了近些年他关于语文学的九篇文章，对西方关于“回归语文学”的讨论进行了综述评议，结合作者对藏传佛教文献的研究分享了语文学的经验体会，提出了几个饶有兴味的问题，引发了热烈的赞同和讨论。这里不揣谫陋，结合中国古典文献学，从中西比较的角度，也简单谈几点初步的理解。



↑德国语文学大家恩斯特·施泰因克尔纳。



→罗马神话中的墨丘利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是信息和交流之神。图为卢浮宫所藏意大利雕塑家博洛尼亚的著名青铜雕塑——飞翔的墨丘利。

(1)

《回归语文学》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引人深思。

比如前言提到，德国语文学大家恩斯特·施泰因克尔纳(Ernst Steinkellner)在2008年北京国际藏学讨论会开幕式上的报告《我们能从语文学学些什么？有关方法论的几点意见》：“出人意料的是，Steinkellner先生没有多谈语文学和他所从事的专业研究的关系，却大谈了一通语文学方法对于实现人类和平、和谐和幸福的意义。”

比如第二章说道：“语文学和哲学（或者思想、理论）本来是人类智识的两大组成部分，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不可或缺。然而自现代人文科学于19世纪末形成以来，语文学和理论就成了一对天生的冤家，二者之间似乎有着解不开的瑜亮情结。”

《文汇报》2019年8月2日所刊李婵娜《为什么必须回归语文学》，是一篇书评。文末说道：“期盼在该书的启发下，未来的中国研究，可以继承中国学术固有的‘朴学’之传统，兼之以语文学之方法和精神。”

施泰因克尔纳为何要在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上大谈“语文学方法对于实现人类和平、和谐和幸福的意义”？语文学和理论如何“就成了一对天生的冤家”？中国的朴学传统与西方的语文学路径有何异同？“语文学的精神”

究竟是什么？

(2)

什么是语文学？简单说来，语文学是穿过时空隔阂了解他者的一种方法。

比如西方人要了解中国，他们可以从自身的世界观出发，从其对外国、对东方的一般认识出发，通过思考，来达成自己的了解。这条路直捷好走，但在我们中国人看来，他们的了解往往肤浅隔膜，甚至不通。

另外有一条路相对迂曲难行：从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开始，学习中国文化，跟中国人相处，学习像中国人那样说话、行事、思考问题，长期周旋，最终达成自己的了解。对于这些几乎听不出口音的外国人，我们有一个称呼叫“中国通”。我们觉得，他们的了解，才是真了解。这条路，就是语文学之路。

穿过空间隔阂如此，穿过

时间隔阂亦如此。东西方是不同的世界，古代和现代也是不同的世界。通过学习古代的语言文字以达成对古代的了解，就是语文学。西方所谓语文学，本来指的就是这个。穿过空间隔阂去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的路径，是近现代的引申用法。

语文学，英语是philology，源自古希腊语，由“爱(philos)”和“语文(logos)”构成。可资比较者，哲学，philosophy，由“爱(philos)”和“智慧(sophia)”构成。就穿过时空隔阂了解他者而言，“爱语文”和“爱智慧”是两条不同的路径。

关于爱智慧这条路径，《吕氏春秋·察今》有说：“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近”和“今”，这藉以知“远”、藉以知“古”的东西，其实就是以观察者生活经验为中心的知识作为基础概括归纳出的统括性、一般性的认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理论”。

以近知远，以今知古，由所

见推想所不见，其实是从一般到特殊，就是理论的具体适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以己度人，以今例古。

(3)

中国和西方都有十分悠久的语文学传统，只不过在称名上纷然杂出，需略加疏解。

语文学在中国传统学问系统中或称“小学”。小学教育最重要的功能是教人识文断字，所以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统称“小学”。语文学在西方学术史上或称“文法学”。这里的“文法”不是现代汉语所谓“语法”，而是囊括了文字、词汇、音韵和语法所有关于古典语文的知识。中世纪欧洲有所谓“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教授古典语文即拉丁文，此名至今英国仍在沿用。教育机构与学问门类同名互指，东西对照，相映成趣。

语文学在现代学科体系中相当于文献学。“文献学”一词

是近代日本开始向西方学习之时为对译philology（语文学）一词而新造的词语。其中“文献”二字来自中国典籍。《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文”是书面文本，“献”是口头记述。徵文考献，以明古事，正是philology的要旨。杰罗姆·麦根《现代校勘学批判》提到，“全面语文学(philologia perennis)”是“古代学(Alterthumswissenschaft, science of antiquity)”的另一个名字（《西方校勘学论著选》，248页），亦作如是观。

5世纪初，古罗马作家马尔提亚努斯·凯佩拉(Martianus Capella)撰写了题为《墨丘利与非洛勒吉娅的婚礼》(De nuptiis Mercurii et Philologiae)的寓言体学术论著。罗马神话中的墨丘利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Hermes)，是信息和交流之神。“阐释学(Hermeneutics)”的语源就是“赫尔墨斯(Hermes)”。非洛勒吉娅即philology，“语文学”。在两者的婚礼上，文法、修辞、逻辑、算术、音乐、几何和天文，亦即所谓“自由七艺”，作为伴娘出场。

揆其寓意：要想对古代文献进行正确阐释，首先需要熟悉作者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同时还要尽可能了解作者所知晓的以七艺为代表的知识。

这大致相当于所谓张之洞《书目答问》所谓：“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不过张之洞这句话，在强调语文学路径的同时，还隐含着另外一重意思：从理论入手的“以今知古”式路径值得怀疑。

(4)

关于典籍阐释，在中国学术史和西方学术史上，都曾有过理论与语文学的对立。语文学是从研究对象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入手，着眼于研究对象的